劉氏鴻書

官職部五

科第

狀元

五色賦　欝輪袍　乃爲人壓

江神世情　梁固　五元

一字　服其靜退　張九成

黄裳　前定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鬼神

衣砵　門下門生　天子座主

同年

高下不可易　鄭昌圖　一字不易

俊鬼　丁湜　蟾宮

六十五目錄終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訂

官職部五

科第

秦始皇令民納粟拜爵漢惠帝始舉孝弟力田武帝令舉孝廉秀才宣帝制射策甲乙科詔舉文學高第郡國各一人質帝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桓帝鬻關內侯以下官爵靈帝立三互選法婚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梁武帝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搜薦後魏崔亮奏立停年格隋文帝令工商不得仕

進煬帝設進士科唐太宗御試進士賜及第臚傳增廣生員武后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給選者告身令貢舉者彌封姓名考覆之玄宗始令禮部侍郎知貢舉始試詩賦雜文帖經爲三塲宋太祖初殿試貢士賜進士第太宗定進士爲三甲仁宗詔進士與殿試者勿黜落英宗令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始以經義試士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國朝洪武中給太學生月廩制生員巾服宣德中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景泰中增定天下鄉試士額數玄覽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章偈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

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功名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姦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

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二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于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昻為舉人頗肆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兹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等第一至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為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唐選舉志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蕋珠宮故又稱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

大羅天上事衆仙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 大唐說纂

舊制殿試者皆有黜落時取格或三人一人或二人一人或三人二人故有屢經省試取中屢擯棄于殿試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子爲萬世士無窮利也 代醉編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

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

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宋事實錄

科目之制洪武三年所定者初場止試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以上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

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誠殿試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增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策四篇而面試廢矣愚意初場不必多至七篇經書義各二而附論一道二場詩一賦一詔誥表各一三場去策二道而益以奏議一道其判既不附律又浮辭於用不切宜去之庶乎明經識務博學宏詞之士可一網盡矣鳳洲筆記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

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二其後貴州士苦于就
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
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增至二十五名共增
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於朝乃令
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額增詔增至九十
名本朝慎於舉士類如此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
京又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
八宿號庶吉士 國獻家猷
明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

史尽令錦衣衛拏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聽理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爲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河南李泰父永昌見爲太監尤大奇 通紀

補遺

中允孫鋋諭德王希烈主應天試提學耿定向建議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故南監中者虧舊額四分之三試官王希烈等至國學謁文廟而下第數百人諠譟門外伺出遮訢語甚不遜事聞詔法司逮治沈應

元等數人發遣司業金達奪俸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十二月御史劉翾請開科取士增其制額以補守令之缺從之四年侍讀馬自強陶大臨主應天鄉試大遭物議五年六月掌吏部事高拱言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躋八座稱名臣者甚衆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極矣故舉人年才稍強輙遷延以幸一第必至衰遲始勉就官間有一二壯年出仕者則又爲貧之故志溫飽者如是而冀治理胡可得哉臣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初以資格受官已後則惟其政績不必問其出身吏部言行

體訪荷係賢能一體陞選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授以雜職不得為州縣之長蓋恐煩鉅之任非衰劣者所堪如此則吏治可興而化理有賴恭旨祖宗用人本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着如議舉行

文獻通考

鄉會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鈿車珠鞅櫛比而至中東榻之選十八九 唐百官志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李季章李

季永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矦姓者以能賦稱因貧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矦矦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躡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刀與吏取視二李卷子衆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矦即於巳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 蜀檮杌志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看陳傳○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覩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腳猶能踏李三 宋史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與黄門公旣將試黄門公忽感寒臥疾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轍奏上曰今歲名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候上許之黄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旣問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東坡集

盱江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遵王孟子敎諸侯自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爲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摭文

狀元

唐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塲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爲狀元 唐選舉志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

令張筵諸伶旅進構妙年潔白手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此皆我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藴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應試然已承貴主

論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嘗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敎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集異記

宋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宋書

馮參政京慶曆中鄂州預鄉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没來春名魁南省廷試爲第一受恩還鄂復過江風

徽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雲齋廣錄

眞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顥師德父狀元華魏野詩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通攷

宋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歎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

解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

代醉編

范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卒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括異志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
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
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
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人其
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語石林燕
宋紹興時張九成及第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
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
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
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
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窻水院涼氣淒淸切想陛

下念兩宮之在北鑾輿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飃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得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

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
清鑾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以此上
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淩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
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
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
選誰謂不然長水日抄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問之
曰今歲狀元何姓荅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
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之後數日揭音至乃黃裳也遯

齋閑覽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畢傳臚則孫果第一人班中一人譁曰前定前定則陜西刑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悟為孫賢也自昔馬凉之說的的有之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鬼神

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知

貢舉覽范魯公質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君傳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者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山堂肆考

五代裴皡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實正因張廲馬裔孫是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即引諸生詣座主裴公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五代史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

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禮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揮麈錄

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與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姓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唐紀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昌圖未及第前有親表家僕過

京洛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曰吾二人今年送榜者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押署其榜子幸相遇僕請竊觀其榜使者曰此年（狀頭榜尾）姓偏傍各有卩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辭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昌圖其年狀頭及榜尾鄭希卬也姓名點畫皆同（玉堂閒話）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贄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敘次年復試是題陸宣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之閱一也胡前後迥異耶科場鬼神之說信然（筆談）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常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守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 嬾眞子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

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黠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遊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因縛空室絕其飲餱饑困瀕死家老媼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擠隕溝壑混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混往訪之工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魏峩擢第即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混混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混窺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

以萬錢爲率戰剛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算取以歸郎又兩日復至相工肆工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工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工曰既以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能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迨廷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爲第六云夷堅志

楊州一士人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緩步出西隅遙

望百步間有紅暈爗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中圓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機杼之音試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以素絲白晳女子四五輩綰烏雲丫髻玉肌雲膚各衣輕綃銖衣植旎組織白錦轉眸一顧士人正色端容抽毫不息過而視之錦衣重花交葉之内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曰李易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有一人焉如此以十數乃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爲一女毅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秋時候當知之餘無語士人遍觀舍中窓壁玲瓏風露淒切自念此身真如膺鼠而得造瑤林

瓊圃瞻近羣玉既情致澹泊不相荅禮揖而辭退諸女皆目送之迨出虹暈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塒遲二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邸恍疑午境爲夢而歷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車駕南巡駐蹕楊都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之次無一差易於是悟首春所屆蓋蟾宮云花月新聞

釋種令超遊南岳將至祝融峰赤幘紫衣人同憩道側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豈人也凡舉子入試天命俊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聰明其中爲名第及時運未遇者則無所護衛君以一第爲兒戲邪我即其數逝

隸蓬萊下宮西臺比來南嶽闕會一人陰德增減耳清
六錄

第六十六卷

文史部一

五經始末　易　書　詩　禮記　春秋

易有太極　稱周之義　伏羲王天下

書本帝王之說　伏生治尚書　詩有六義

聲樂部分之名　禮備周官　禮儀威儀

禮始燧皇　孔子作春秋　詞家原體

卷六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文史部一

五經始末　易　書　詩　禮記　春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　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係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前藝文志　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謂爻辭作於周公其後馬融陸

贊亦云惟班固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爻辭爲文王所作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元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係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而不可謂之作也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伏羲用蓍卽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嗣爲

得其實　羣書攷索

周易稱周者文王作易之時猶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旣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謂之周易正義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illegible]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眞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

國語趙岐注孟氏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内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僞本亦非眞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晉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於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定本

漢藝文志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氏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原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小大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

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觧古今語而可知也

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今古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錯是曰今文尚者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

釋文序

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葢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儒林傳

詩序云在心而志發言爲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出詩序 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

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一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出藝文序　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部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出史記孔子世家　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

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衆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真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羣書考索

詩之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

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存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不可不知 文公集註

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即

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鴡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馬曰鳴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刑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大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禮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

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爲二禮樂之官合爲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絶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爲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王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者于錄畧然冬官亾矣以考工記足之考

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奈何遭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

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辯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甚繆焉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目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爲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爲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

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爲議疏有爲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上注賈公彦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乎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羣書考索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質文有損益周人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前漢藝文志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没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録舊禮之義

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復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館閣書目）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里名）及孔子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世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前儒林傳）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國刪為八十五篇

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其缺畧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穎達為正義館閣書目

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戴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凡論正義

初為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諸儒為訓說

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館閣書目

孝文時徐生善為頌

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大戴禮今存四十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目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 館閣書目 唐玄宗時王嵒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遠不可改易口口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抉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

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者曰禮曰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觀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曰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盡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

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末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氏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婚相見喪祭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取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經亾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言矣然皆釋儀禮者若樂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固

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鄭康成收拾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爲之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倣儀禮爲之如介僎賓主儀禮特其名禮記兼述其象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疏也群書考索

燧皇在伏羲之前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始於遂皇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是嫁娶加禮始於伏羲神農氏始教天下種谷始爲蜡則祭祀吉禮始於神農也黃帝於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係辭黃尢士章云古者塟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諸撰考云軒知地利

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與聘是賓禮也 正義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十二篇始隱公終獲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備矣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失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以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

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有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總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而徵言獨傳於子夏太史公猶謂其不能賛一辭彼公穀之書方出於漢雜載尸子

等語而其師承豈獨專於子夏宜其駁而不純也初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亦爲左氏訓詁授貫公以至賈護護授陳欽欽以左氏授劉歆漢初胡毋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授焉其后有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顏之後有冷豐任公筦輅冥都之學初穀丘江公授穀梁春秋於申公孝武時江公時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而後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及夏侯勝

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乃齊學宜興穀
梁時以穀梁並設上前上善穀梁甘露五年召五經名
儒蕭望之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有尹更始胡常申章
昌房鳳之學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
氏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亾書而三傳所授並各有師自
河間獻王獻左氏而劉歆之引傳文以本維春秋公羊
而已宣帝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然則左氏比
三家爲最後顯光武時諸儒廷議立左氏范中以爲不
宜立賈氏陳元請立博士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

讖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家堯後也故卒立博士雖選李孝封會封卒左氏復廢史通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請重立學官至魏晉漸行隋劉炫撰春秋述議專解杜預左氏傳言孔穎達爲正義陸淳撰集傳春秋纂例纂事趙正正師啖助淳傳一家之學館閣書目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四言詩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夷王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六言詩漢大司馬農谷永七言詩漢武帝栢梁殿連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賦楚大夫宋玉歌荊軻作易水歌離騷楚

屈原詔起秦時璽文秦始皇傳國璽策文漢武帝問三
王策文表淮南王安諫伐閩表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表
讓驃騎將軍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書漢太史令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上疏
漢中大夫東方朔啟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啟奏記漢江
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牋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
牋謝恩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有謝群
公令秦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駁漢侍中吳丘壽王傳
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議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議
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反騷漢揚雄作彈文晉冀州

刺王深集雜彈文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漢京
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封事漢魏相奏霍氏權封事白
事漢孔融王簿作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傅
士論左氏春秋銘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箴漢楊雄
九州五官箴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公
作荊軻讚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作
鄧后序引琴操有箕箕引志録楊雄作記楊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誥漢司隸從
事馮衍作誓漢蔡邕作鄭誓露布漢賈弘爲馬超伐曹
操作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明文漢太山太

守應劭樂府古詩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傳東方朔作非
有先生傳上章後漢孔融上章謝大中大夫解嘲楊雄
作訓漢丞相王尊禁欽祠其先王訓辭漢武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勸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諭難漢司馬相如諭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誡後漢杜篤
作女誡弔文賈誼吊屈原文告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漢劉歆作烈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
孔子文祈文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祝文董仲舒祝日
蝕文行狀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哀策漢
樂安相李充作和帝哀策哀頌漢會稽東部尉張紘有

陶侯京頌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誄漢武帝公孫弘誄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祭文後漢卓靳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光祿勳繆襲七發漢枚乘作七發離合詩孔融作四言離合詩連珠楊雄作篇漢司馬歌詩漢枚皋作麗人歌詩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約漢王褒僮約羣書考索

劉氏鴻書卷六十六終

第六十七卷

文史部二

著述

學問

卷六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七

文史部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著述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作書喻民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爲知者傳令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

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孔叢子

倉頡作書而鬼哭楊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逵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於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海披沙

楊子雲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及撰法言蜀有富人貲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抱朴子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楊雄有亮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荊爲筆尅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廁溷皆置筆研周太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臥孫敬折柳爲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

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文海披沙

陸摛年二十六歲有王儉嘗令賓客隸事多者有賞惟何憲差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意甚自得摛後至儉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立成文章既奧辭亦鮮美舉坐擊節摛乃令左右抽簟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千歲考

劉瓛之云孔子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葢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葢爲此也

韓魏公在相會爲晝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

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于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所以前輩爲文不肯草草類如此 過庭錄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宋書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藁蹟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

之遂急結未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說

古今說海

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李太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紀事

范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為撰述會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寔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

人曰懸公此事則其人當受惡名公寔有此我非諛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恐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長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便奪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倨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純仁數日遂安得後至丞相公之剛直足可見也　青瑣高議

四明陳桱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

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桱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寢夢爲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于纂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爲起居注坐法死觸刑　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庚巳編

温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輩唯此耳當

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槩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凈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啓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𥓑潭集

學問

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

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 詹曝偶談

諺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惟無悅其易無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其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 經鉏堂

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

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古今說海

吾輩須多讀書然後眼界濶胸腹飽地步高雖然阿難多聞未證聖果六祖不識一字大暢宗風又不索向故紙堆中尋覓消息只須開明性地保養靈珠經文字不過隨力隨緣借彼證我與懸鏡照物相似這便是直截

了當工夫朱子答潘叔昌云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此朱子晚年識見直是摸着鼻孔處　白拂齋

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太眞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舅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

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瘖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呂氏春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后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

聖人未遭此時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家語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論語讖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奇藝林伐山

管子知俞兒畢耳溪神東方朔知畢方獨足鶴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械一足屍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卵屍陸敬叔知彭侯黑狗無尾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鼓知然石中相應一以水灌之便熱陸澄識服匿單于賜蘇武酒罌書蕉

周時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初潭集

昔者晉君之問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爲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甲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於暗行矣於是平公恍以其所御觴觴師曠 太平御覽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

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塗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辨即探胷中得二卷說書輔世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

拾遺記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亾失衣冠顛墜阬岈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後漢書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於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内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荅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任數

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玄觀手抄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陸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歐陽永叔繼昌黎絕學劉原父嘗謂人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 白拂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知誇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
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
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
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
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
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
朝舊本書載之 何氏語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初潭集

長安舉子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
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南部新書

北齊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淸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五色線

昔李白讀書於象宜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媼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鍼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媼自言姓武今溪傍有武氏巖萬花谷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絶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

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循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北夢瑣言

宋桑維翰人形醜悴身短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屢舉進士試官惡其姓與喪字同音不恥或人勸改業翰乃鑄一鐵硯以示人曰硯穿則易之卒以進士及第其志堅如此宋書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

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此言切中時病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葢其得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多滅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惟乎今之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哉

嘗有人問於蘓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葢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誠讀書

之良法丹鉛摠錄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何氏語林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

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老學庵筆記

明潛州布衣陳正辰家始微賤父打銀嘗攜公攻業於人其人客爲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何執業而家盜賊之防耶遂勸其父舍之見賣油者問其所得曰日除油二壺壺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至聞講弟子入則孝章益喜入請其師曰今日所講似勝於昨爲此言者何人也師曰昨日之言乃

有于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公曰自是不同聖賢之學眞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日以餘油二壺爲贄何如師曰諾復告曰吾以賣油代吾父打銀之業傭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今理學名臣錄稱其自拔流俗厭末作之盡心而棄之正謂此也

劉氏鴻書卷六十七 終